

旧
小
徒

乙
集

館 書 印 務 商
(印) (精)

圖 地 彩 五

地 各
圖 省

奉天 江蘇 直隸 安徽 山東 湖北 浙江 湖南

圖 全 細 明 省 各

角 八 幅 每

浙江 安徽 山東 四川 直隸 湖北 江蘇 湖南

圖 全 省 各

甲種 二元 乙種 二元 丙種 一元二角

廣東 湖北

圖 全 珍 袖

分 五 角 二 份 每

圖 全 界 世

坤輿東西兩半球圖 兩幅
甲種 各三元半 丙種 一元二角五分
坤輿方圖
甲種 二元五角 丙種 八角
世界新輿圖 定價七元
新撰瀛寰全圖 定價一元

圖 總 國 本

中國全圖 定價四元
中國輿地全圖 一元二角
中國新輿圖 定價五元
中國全圖
甲種 四元五角 乙種 四元 丙種 一元八角

射 種 用 最 學
圖 暗 各 適 校

東半球暗射圖 兩幅
甲種 各三元半 乙種 一元二角半 丙種 一元
世界暗射圖
甲種 三元 乙種 二元半 丙種 一元
中國暗射圖
甲種 三元半 乙種 三元 丙種 一元二角

定審部育教

章士釗著

中等國文典

冊 一 元

〔批詞云〕據呈及中等國文典國文典二書均閱悉、吾國向無文法專書、初等作文、苦無標準、該二書本之西洋文法規律、而純以國文風味出之、徵引詳審、解說明晰、絕無牽強晦澁之弊、其國文典一書、兼論修詞、尤足以資深造、應均准作爲中學校及師範學校國文教科用書、

師範國文典

冊 一 元 六角

戴克敦編

馬氏文通

二冊 一元五角

馬建忠著 此書本泰西葛郎瑪之例、以九類文字詮譯中國文法、自序謂古今來特創之書、洵非夸語也、

漢文典

二冊 八角

來裕恂著 上冊文字典三卷、下冊文章典四卷、全書十餘萬言、皆原本經史百家、尤足爲參證之助、

中國文典

一冊 二角五分

此書比前二書程度較淺、專供初級之用、選材精當、淺顯明瞭、尤便學者研究、

舊小說

乙集 唐

幻影傳

薛昭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無成。羈棲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于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官餓矣。僧且不在。爲之奈何。翁乃于肘受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盃。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然暢適。東壁有寢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渭泛于河。遊于洛。泳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此舟則如公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于禪窟蘭若。題詩于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塞。

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登崖題句于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餘至家。兄弟妻子拜迎於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於書齋云。立向江南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蒲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卽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淒風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歧。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路。至于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日將晚。僧尙不至。翁與季卿各別。後二月。季卿之妻子。

寶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尙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俞叟

尙書王公濟。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爲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于荆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公。吾之中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相憫恤。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賑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可宿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旣延入。摧簷破牖。致蓆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旣深。謂呂生曰。吾嘗學道于四明山。偶晦迹于此。適聞王公忘舊。深動于心。今夕吾爲子設一小術。以助歸糧可乎。因覆一缶于地。有頃。啓視。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食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

厚恤。以展親親。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僮。縑二百匹。紫衣又僂而揖。于是復覆以缶。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卽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爲愧。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將戒途。贈以僕馬及縑二百。呂生乃歸渭北。

幻戲志

蔣防

殷七七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荃。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卽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寶舊識之。於長安尋爲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漫。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

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鑲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於廢業。實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實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火卽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蕊及九日。爛漫如春。乃以聞。實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趨迎。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

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肺。使人退行。指船卽駐。呼鳥自墜。唾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於江中。三年不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卯西山。其門近山。巨石常路。每環迴爲徑。以避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於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滅凶妖。所在以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

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武三思秉權師以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爲三思所忌竄於南海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元宗繼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元宗移仗於上陽宮觀燈尙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於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及地曰可以觀矣旣睹影燈連亙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

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於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翊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於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旣投金錢於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再生記

閻選

張汝 又見宣室志

西河平遙縣有鄉吏張汝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汝見亡兄來詣其門汝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來兄泣曰我自去人間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視也吾今爲冥府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詣汝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汝懼辭之不可牽袂而去行數十里路曠黑不辨汝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有表弟武季倫卒且數年與汝善

試呼之。果應聲而至。相與悲泣。汝因問此地何曠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吾生時積罪萬狀。茲受戮辱。聞兄喚暫來。不可久掩泣而別。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之。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淒咽。汝雖前去。亦不知止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歷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汝。汝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有幾。汝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汝之籍頃聞案掾稱曰。張汝未合死。冥官怒曰。未死何召之。掾曰。張汝兄爲役已久。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卽命囚之。而遣汝歸。汝謝而出。遂獨行以道路曠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汝喜曰。此燭殆人居乎。望影而趨。可百餘里。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己身偃臥於榻室有燭。卽其影也。汝自是寤。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

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壤墓。棺柩暴露。歸而聚飲。時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壤家。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塹。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塹於棺背。負此尸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尸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尸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碑。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於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子。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

桑木爲榱。人間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榱。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賣棺者。教涵故發此言。

崔敏殼 又見廣異記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嘗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固求還。王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闕。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爲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卽勅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爲華州刺史。華

岳祠傍有人。初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勅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無所見。

士人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勅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卽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士人。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脚。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爲此每出入。

時恆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悞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

尸媚傳

張詠

李威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威。居相衛間。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廳。時夏月。二人各據一床於東西間。僕隸息外舍。二人相與言論。將夕。各罷息。而王生竊不得寢。三更後。雲月朦朧。而王臥視庭木。蔭宇蕭蕭然。忽見廚屏間有一婦人。窺覘而去。而復還者再三。須臾出半身。綠裙紅衫。素顏奪目。時又竊見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謂李昔日有契。又必謂婦人是驛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俄而李子起。就婦人於屏間。語切切然久之。遂攜手大門外。王生潛行陰處遙覘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須臾見李獨歸。行甚急。婦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廚取燭。開出書笥。顏色慘悽。取紙筆作書。又取衣物等皆緘題之。王生竊見之。直謂封衣以遺婦人。輒不忍驚。伺其睡。乃擬掩執封衣畢。置牀上。却出。顧王生且睡。遂出屏與婦人語久之。把被俱

入下廳偏院。院中有堂。堂有牀帳。既入食頃。王生自度曰。我往襲之。必同私狎。乃持所臥枕。往潛欲驚之。比至入簾。正見李生臥於牀。而婦人以披帛絞李之頸。略略然垂死。婦人白面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倉卒驚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婦人遂走。王生乘勢奔逐。直入西北隅廚屋中。據床坐。頭及屋梁。久之。方滅。童隸聞呼聲。悉起。見李生斃。七竅流血。獨心稍煖耳。方爲招魂將養。及明而蘇。王生取所封書開視之。乃是寄書與家人。敍訣。以衣物爲信。念不陳所往。但詞句鄭重。讀之惻愴。及李生能言。問之都不省記。但言髣髴夢一麗人相誘去耳。驛之故吏云。舊傳廁有神。先天中已曾殺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則說。勸人夜不令獨寐。

張庚 又見續玄怪錄

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庚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異。俄聞履聲漸近。庚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間小臺。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服飾華麗。宛若

豪家。庚走避堂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雕盤玉樽。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秀才能暫出爲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疎野。庚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庚不應。推不可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與。既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於是一人執樽。一人糾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殺饌芳珍。音曲清亮。庚思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搭床石。徐開門突出。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庚逐之。奪得一盞。以衣裹之。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散。盞鏤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庚明年進士上第。

奇鬼傳

杜青莢

道政坊

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人居者必大遭凶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乃衆誇之云。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謂此宅凶於次卿乎。何有。李真方聞而答曰。是先輩凶於宅人。皆大笑。後爲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爲進奏院。是時東平君每賀冬。常五六百人。鷹犬隨之。武將軍吏烹魚屠宰。悉以爲常。進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詰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出。遂憩馬於其院。此日東平軍士悉歸。忽見堂上有偃背衣黯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階曝陽。西軒有一衣黯黃裙白褶襦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爲釵。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爲至此。老母應曰。高八丈萬福。遽云且辭。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蹀躞。求住不得也。

才鬼記

鄭哲

王敬伯

晉王敬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琴。年十八。仕爲東

宮扶侍。休假還鄉。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三少女。披幃而入。施錦被於東床。設雞果。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篋。篋作宛轉歌。婢甚羞澀。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揚。女迫之。乃解裙中出金帶。長二尺許。以挂篋。篋彈絃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旣明。西軒琴復清。良宵美醴。且同醉。朱絃發響。新愁生。歌宛轉。宛轉婉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共成行。低紅掩翠。渾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女留錦四端。臥具綉枕囊。并珮各一雙。爲贈敬伯。以象板牙火籠玉琴。爪答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臥具綉囊珮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儀狀。從者容質。并所答贈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箱內篋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女郎年十六。名妙容。字雅華。去冬遇疾而逝。未死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箏篋。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姿

容。昨從者是此婢也。敬伯因號其琴曰感靈。

獨孤穆 又見異聞錄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粗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辭。勿嫌疎陋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訊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卽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

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之識。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敘。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故欲相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尙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官殿。刀槍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汚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表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旣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

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秉恆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
惠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
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
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
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
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
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
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
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
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頽波不可收。
望夷旣結疊。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
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筭不可求。羅襦
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
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辰。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
黍。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
願以死節酬。幽顯倘不昧。終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回。
悲不自勝者久之。邊巡青衣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
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

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克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
許之。旣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
近在於此。俄頃卽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
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云。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
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
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
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
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
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
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
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
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
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
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
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卽位。封清河縣
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
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蚤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
俟曉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旣入臥內。但

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穆曰。聞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旣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卽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頽瑩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沾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繼繼。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

與辭訣。旣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旣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穆乃深歎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旣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野。縣主復至。謂穆曰。遷葬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塗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爲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視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謝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旣爲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遊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遊。無端兩

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詠。不覺喜動於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繼。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歎芳菲。固是傷嗟契闊。所以自吟拙句。略導幽懷耳。不虞君之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咏。今覩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尚不暇惜。况責言何害乎。孟氏命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己舍。少年貌既妖艷。又

善元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閨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寶玉 又見玄怪錄

進士王夷勝。元和中求薦於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草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室。獨牀上有褐衾。牀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寶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寶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幃。喧然笑語。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幃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寶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衝突人家。寶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堦。聞閉戶之聲。曰。風

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語哉。寶辭以非己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寶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卽告郡。寶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寶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知其爲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寶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卽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旣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

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旣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憩於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廳西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達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卽去。玉曰。人神旣殊。安得配屬。已爲夫妻。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匹。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卽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別宵會耳。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匹。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匹。因各贈三十匹。求其祕言。